

缺乏國際視野的國際都會： 香港人的對外想像



著 梁啟智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的領袖課程副主任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主編：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

缺乏國際視野的國際都會：香港人的對外想像

作者：梁啟智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劍拔弩張，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追求發展主義的都市想像，不時由新媒體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仍在重塑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

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份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當下的香港現況，對回歸中國的香港進行切要的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2016 梁啟智.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梁啟智。2016。「缺乏國際視野的國際都會：香港人的對外想像」。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 引言

/ 研究問題與方法

/ 粗疏的對外想像

/ 失蹤的英國和美國

/ 比較香港和外地

/ 歧視少數族裔

/ 融合、包容和權利

/ 以白人為尊

/ 展望：是國際的，還是排外的都會？

/ 參考文獻

引言

香港自命亞洲國際都會，這樣的自我定位可能言過其實。香港的對外聯繫，即使僅以亞洲來說，已不可謂真的得天獨厚，其族裔的多元程度也遠不及杜拜或新加坡。若然環顧全球的話，香港更不如美國紐約或南美蘇利南那般國際化。然而，香港長期自詡為華洋雜處之地，中西文化薈萃之都，無視自身之內的族裔隔閡及不公，如南亞裔人士面對幾近無日無之的歧視。香港有多大程度是一個充分的國際都會尚屬疑問。復以本土思潮興起，國際化之說進一步被視為香港的本質，並在想當然之下以愈來愈不問就裡的態度，成為本土身分認同的一大重點。有見及此，本文嘗試透過探究香港人的對外想像，檢視香港人有何自我本位的「國際視野」，進而指出香港自身如何充塞各種地域及族群偏見。

透過研究個別社會的對外想像來分析該社會的自我定性，是研究國際關係和種族主義的重要切入點。先從國際關係說起，東方主義研究及其關注，其實並不限於歐美社會如何片面地理解其他地方，也在於這些理解如何顯示歐美社會本身的各種文化和政治現象。就國族主義來說，一個國族的仇外言論也往往跟該國族的自我扣連分不開。例如，中國的憤青文化常常顯露中國政府如何透過愛國主義教育來維持社會穩定，包括如何打壓有可能阻礙愛國主義的公眾言論 (Shen & Breslin, 2010)。

中國的憤青在網上發表之時，經常都會對一些他們其實不太熟悉的外國議題侃侃而談。他們的目的也只不過是借用海外世界來評論自己的社會(Leung, 2010)。重要的是，由這樣一類自我陳述所產生的對外想像，並不一定在多了接觸之後可以改觀，更不代表一切都好像群際接觸論 (Contact Hypothesis) 所言那般，在合適的條件下，群際間的人際關係可以減低彼此之間的偏見(Allport, 1954)。就以香港為例，沈旭暉(2013)在討論香港「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時，已曾提到「出國」、「旅遊」、「留學」、「離開本土工作」和/或「在國際大都會得到高薪厚職」，都不一定會帶來國際視野，因為這些經歷在真實的狀況中可以十分偏狹，長期受到族群、階級及生活習慣所限，使得這些經歷未必能夠帶來視野上的改變。留學生到外地上課，可以繼續在港生圈子生活；外派海外的專才，無論到任何地方，也是在類似的集團式酒店住宿。借用1980年代，香港電影《胡越的故事》的一句對白來說，不少香港人的海外生活可能純屬「從這條唐人街到另一條唐人街」。因此，在更多的時候，只有少數的人真的在多了接觸之後，對其他地域及族裔可以出現改觀。